李忠定奏議

徵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辭免知潭州第三奏狀 紹興九年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激臣聞人君知人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匪懈則足以稱職各盡其道非相為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於罪戾閑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疎之

故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溷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洗昇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螻蟻之跡跼蹐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況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畏心氣

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
精誠非敢飾說辭難簡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
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
宮祠表

籲天請命方虞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霑雨露
之澤荷恩益腆撫已增慚（中謝）伏念臣少也過庭
嘗聞詩禮之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
踈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常謹律身之小節

坐罹讒毁皆出怨仇爲援謗深誰與辨明於意實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illegible]弓之禽疲瘵薾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罷免以養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於厥子惟疾痛之為憂而天地之於羣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布懇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深遠仍許便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惟己不違簪履之舊物每賜記

憐尤矜樗櫟之散材曲加庇覆致茲孤陋亦獲
保全臣敢不克戒暮塗益修素履甘山林之寂
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
千萬歲之壽

附建炎起居表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御名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
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
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
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

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替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行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

臣御名言戎馬荐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

感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己而講和擐甲登陴為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揔師徒莫陪覊靮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

奉表起居以聞（二表不激不阿使人悲痛）

公移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

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係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誠可爲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綱輙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覩僞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粮既久傳聞僞齊聚粮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爲入寇之計非一朝

一夕入冦亦早往年虜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偽齊以冬初入冦比之往年為早倜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来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将何以取勝宜命諸将蓄養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為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莱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

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濵海州縣則吾腹内之民擾矣然自海道来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為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許以將来事定重與推賞不為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繇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

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荊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荊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眞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鎭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

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
山川險固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令賊馬南
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
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宣
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
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
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
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
畫江之言蓋為劉豫之計令賊馬南牧雖

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
一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舒
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
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
以強兵巨鎮所以為藩籬者盡在淮南故
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
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
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
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慎
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遯將

来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楊州為帥府屯重兵為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粮餘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来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

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顧廟
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
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
剛果有睚眦之失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
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儀李光弼
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閒祿山
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
則先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
恂不相能光武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

得私鬪朕爲分之於是亟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爲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爲先宜賚渊衷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越一年遂有酈瓊王德之隙而瓊竟叛去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

所以制障表裏為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為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粮食綱竊謂用兵以粮食為急粮食以飛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粮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斛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

實為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繇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我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

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
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
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閒假無事之
時追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
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為而不為真可惜也
荊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皐遺制其大有
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
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
艦之制甚備願命荊湖須降式樣於沿江
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

閱習可以為長久之利非特應一時之急
而已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勿謂緩不及事
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幺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
羣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幺據重湖之險
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幺本末
申奏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
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同
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
置使王𤫙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

平勢頗猖獗蓋此賊非陸地羣盜之比據
重湖環千餘里出没不常其徒皆舟人漁
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
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
聚特久則錢粮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
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
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
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
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
漁種植以絶其粮明出文牓揭近上首領

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擒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
必臨以兵威乃可使之自歸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右相張德遠浚也

綱竊以主上躬睿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遇相公仰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

未有相公蘊王佐之才有不世出之略被受眷知顧捐軀以徇國者精忠之誠遠追古人憤狂虜之憑陵恥逆臣之僭竊悼二聖鑾輿之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遠慮圖此武功此回十數年來天下士民之所傒望者也然而適當旱暵之餘財用匱乏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興民不告病乃爲得筞輙殫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裨廟筭伏望鈞慈特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綱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須降官
告勸誘上戶進納文臣自宣教郎至迪功
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價直各有等
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教郎六萬貫迪
功郎一萬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為率
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於判司簿尉過有
功改官即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
器也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又
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具六萬緡
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此官當使誰受

綱謂不若以二宣教郎分為六廸功郎㣲此以行則上戶易於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力又無輕名器之患詭不得已之中此為長策仍於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易於趂辦伏望鈞慈更賜裁處一轉移之間便成妙用勸誘易從而名器不濫

一綱契勘本路入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錢依自來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文准尚書

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
月椿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
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
一限合至四月十日了足今來正是蠶麥未
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袁江撫州
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
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
以預行催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
來下戶卻合入納本色顯是重困除已申
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

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
揮庶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
望鈞慈特賜照察

一綱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般至鄂
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
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鄂州千有餘里客
通僞境須得軍馬防護粮道乃可無虞綱
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椿管候將來大軍
進發泝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實
爲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綱竊見自軍興以來取於民者非一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色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理財之道救弊覈實開闔貿遷使不斂於民而用度足乃為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綱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疎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輙錄副本拜呈伏望

鈞慈特賜詳覽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李尚書諱光代公為江西安撫使

綱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西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
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
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
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蹙减指揮具奏條
陳利害且乞給降空名告勑等得旨給空
名告勑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變塼
甓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壯城及
他州刬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
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役日
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

用漕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爲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爲樓櫓一百二十餘座計七百餘間爲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并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文歛於民者用新塼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窰燒變及令窰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攷也泰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舊城以望漲沙方見裁减利害之不謬泰發卽李光字也

一創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絶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營外造各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

公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
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
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須一切席
卷而去綱去歲到官簡視甲仗庫空空如
也因奏朝廷乞降告勑以漸製造督責兩
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
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
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

蟬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奏發因
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廩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為之難
以簡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十間
以居羣吏却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
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
草屋為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
一州學舊未全備為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
餘間大豐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為造新

廒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為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處為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為置候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照路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

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豈非倒置守綱自到任将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将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劾刷以此源源而来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樁辦不闕月樁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

百餘緍養申世景兵月九千餘緍凡一萬
六千餘緍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樁庫
常有二三萬緍見管盖緣中間力申朝廷
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
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兩以粗
有羸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
湖北回易充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
又省脚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
日大寧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
有二百餘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

衣錢亦已樁下二萬貫幸取倉卒都曆及
稟支曆試閱視之

一蓄積金穀

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斂取於
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
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
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
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
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樁管
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

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盖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緫升十數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絶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米多

處約度廳副乃爲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
千人朝廷與出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
綱自行在乞得申世景軍將帶前来纔及
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關送都督
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
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来者既而有淮
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紛擾
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

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教閱以申
世景將本軍爲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
隸將不隸將兵爲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
軍爲中軍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爲右軍
後軍共六千餘人團結教閱軍聲粗振然
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多西北人
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
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
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虔爲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
任之初遠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爲大使
意謂統兵必多往往戢服其後虔守孫佑
邀功生事致虔寇已受招安者蠭起幾破
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
所遣不過數百人羣盜窺見鮮少遠相數
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有竊發者
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置一
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㮤直來守虔州
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

軍前来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
撫如劉宣熊定李安静等悉就擒捕凡招
捕過羣盗六十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數千
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嘗開具申
奏今一路盗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
江西民俗獷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
在巡尉得人於其徼時用心緝捕無使滋
蔓則亦不能為大害也要當使之服業田
畝而無科須之擾迺為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晃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之意幸冀照察

公每當一任雖倥偬掣肘之時無不為經久之計不特為洪州造福而已公初到洪州時錢穀軍馬器甲缺乏如此一歲之內掃蕩虔吉葺完修集城池宜愈加缺乏乃錢米充牣至此豈有神毘輸運不過一念忠誠遂筭無遺策乃使公不安其位而去宋事尚可為耶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契勘官軍自來討捕盜賊有招降有脅降雖同謂之降而事體全然不同或聚集徒衆官軍未易敗獲或保固險阻官軍難以攻取遣人齎發旗榜入賊說諭供狀欵伏聽從號令解釋器甲

束縛槍杖依限出參有悔過自新之意此招降
也招降則當免放從前罪犯一切不問首領量
補官資徒黨揀選使喚待之與諸軍一等若或
官軍已臨賊陣決可擒獲及與官軍已入賊巢
逃避無所乃始祈哀乞降保全性命出於事不
獲已此脅降也脅降則當以便宜酌情處斷其
有久為頭首累受招安長惡不悛及殺人衆多
情理巨蠹之人自合依舊處死及有隨隊劫掠
不曾殺傷之人合從斷配若是驅虜入隊為賊
負荷不曾劫掠作過之人合從釋放上項脅降

即雖與招降一例放免今來本路從前脅降到
賊並不分別遂致兇徒無所懲戒方其嘯聚徒
黨初謀作過之時已謂官中必須招安可無後
患恣情劫掠無所忌憚及至官軍圍掩不能自
免又便出降給據放散安然無事至有朝受公
據散歸田里暮持槍杖放火殺人遂致兇徒遞
相倣傚一火纔了一火又生無有窮已本司今
將近來討捕到賴漏入揚三十四熊清李安淨
等諸項賊火徒黨內有脅降之人用所得便宜
指揮依前項措置酌情處斷外伏乞更賜詳酌

如得名當即乞指揮行下見有盜賊諸路帥府悉依施行庶幾事歸一體盜賊有所懲戒漸見衰息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七月十八日准樞密院七月一日劄子臣寮上言臣竊以虔州地險民貧風俗獷悍居無事時羣出持兵私販為業自軍興以來嘯聚為盜招捕殆將十稔終未殄滅臣深求其故乃知招安之後田業荒蕪耕種不具州縣救目前之急不暇存恤又督逋負宿惡乘之相煽愈固加以巢

穴深遠山多瘴癘官軍憚於窮討有司疲於供
億往往以招安爲便殊不知官其首領餘衆何
歸朝廷若不嚴行措置異時鄰境悉應相率從
賊患益滋矣臣愚過計欲乞汀州常屯兵千人
循梅州各屯千人虔州屯二千人間歲更番每
遇猖獗併力掩殺仍擇守令專意撫存失業之
人如此則良民有以自存頑民知所畏憚庶幾
兵可彊而寇可銷矣俟其平定瑞金乃諸邑上
流增以軍使之額邑宰兼之留屯千人委帥司
撥差本州將兵四百人他州六百人陰防其徼

選驍將主之庶制其命俾不復萌意實永遠之
利也取進止奉聖旨令李綱連南夫張致遠相
度申樞密院劄送綱疾速施行綱契勘虔賊舊
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杖往廣東販鹽
以圖厚利後來漸次於循梅等州村落間刼掠
得牛畜錢帛歸家使用巡尉不敢誰何徒黨漸
衆遂犯州縣至建炎四年宮省務在虔州陳大
五長嘯聚作過當時官司措置無策賞罰失當
土豪有物力之家往往嘯聚結集報復讎怨頭
項漸多州縣不能制禦連結滋蔓以至今日雖

遇豐年亦不衰息其說有二一則虔民賦性獷
悍喜於為盜易為結集動以千百為羣互相刼
掠凌逼州縣不畏刑法不顧死亡循習成風不
以為怪異於諸路盜賊二則自近年以來專務
招安官司失於措置有以誘之為盜謂如招安
到賊火首領盡補官資放散徒黨其徒黨中桀
黠者又復糾集徒衆自為頭首以俟招安復得
名目遞相傚傚無有窮已其招安出首領雖已
補授官資或與差遣多是不離巢穴不出公參
依舊安居鄉土稍不如意或資用闕乏則又相

率為盜以此滋蔓雖痛遭屠戮亦不改悔竊恐為患未艾今來朝廷欲措置虔寇不過招捕兩事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然後可以招撫務令措置合宜乃為得策何謂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今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為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卒於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

新將為首及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綱昨曾陳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虜賊蒙朝廷許令本司辟置然至今未敢辟者非惟難得其人亦以本路軍馬單弱不足以副都統制之名故遲留至今如蒙朝廷遣發防秋軍馬使本路兵勢稍壯方可辟官充上件差遣使統三路之兵以措置虜寇數月之間必見就緒既以兵力招降乃可使之遠去巢穴以消永久之患應招安到賊火除放散脅從羸弱之人外其

頭首及強壯桀黠之人並令解發赴軍前使喚
頭首與補正官資及其餘強壯人並與刺手背
分隸諸軍下使喚若能用命立功優與旌賞或
又作過必殺無赦其不能悛改逃亡復歸本土
之人許諸色人捕斬籍没田產編配妻子以係
累其心使知為盜之無益自然不敢復為頭首
則虔人喜為盜之風漸次可銷昨韓世忠既破
范汝為其頭首及強壯人並將帶隨軍前去所
以建州數年無盜賊之虞者正以措置得宜至
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

作過禁縣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
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此尤不可後也綱昨
嘗奏請辟置虔州縣令已得指揮許辟然至今
猶未敢辟奏者實以虔之諸縣多是瘴烟之地
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
者多不願就又難強之使行令吏部注授者既
不肯赴上見任者又皆欲省罷欲其究心職事
撫字遠民消革盜賊之風未易可致欲望朝廷
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
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

俟任滿日各再與轉一官其盜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户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所有乞將虔州屬邑分置軍壘屯兵一節見行相度別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俟指揮

虔寇偪近吾鄉至今爲梗存此使彌變者來焉是亦公無窮之澤也彌李又玄

評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州縣合控扼處乞軍馬防守狀

契勘本路西接湖北東連江東北與淮南對境

去偽地不遠沿江州縣渡口險隘去處自来防
秋皆合行措置控扼前此數年本司蒙朝廷撥
到兵二萬人可以分布使用如江州興國軍皆
屯重兵武寧分寧諸邑亦有軍馬近日兵將盡
皆撥隷都督行府及岳少保軍中所存無二十
分之一今来秋氣已深應合控扼之處並無兵
可以防守雖朝廷遣兵屯戍淮上可以保障然
預備不虞兵家常理亦本路近年舊例不可頓
闕若沿江三州軍有兵可守緩急別無他虞則
其餘州縣皆可保全所有防守雖合用兵數至

多今来止望朝廷依累降指揮量行差撥五七
千人本司隨宜處置庶幾不致闕事今將沿江
州縣渡口及險隘合行屯兵控扼之處畫圖帖
說繳申朝廷都督行府乞賜指揮差撥應副施
行今開具下項

一沿江合控扼州軍

洪州　江州　興國軍

一沿江控扼縣分

洪州武寧縣　洪州分寧縣

江州瑞昌彭澤縣　江州湖口縣

興國軍通山縣　興國軍大冶縣

一合控扼險隘

武寧縣界狗咬口　瑞昌縣界泉口

一合控扼渡口

李家渡　馬家渡　富池口　洪雪洲

磁湖

右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今流冦猖獗于豫章之間江西防扼不可不周存此足以周知阨塞而為之備亦固周之急務也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一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詔

起防秋兵詔

以靖康初虜騎出境朝廷恬然以為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置而不問公竊憂之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於上前謂今秋敵必再至宜預詔天下起兵防秋為捍禦之計上命詔諭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

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羣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逵於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用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斥去奸回決策堅

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震慴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總塡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玆惟其時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書

靖康元年金人犯闕夏人亦起兵鄜延路繳進夏人

擬書上命草詔賜夏國主解其意以慰撫之

詔夏國主朕居春宮十有餘載勿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儌擾邊境達於都畿肆為貪殘劫質以往永念卿屏翰之舊信誓皎然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愾而陝西奏報乃言卿國點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兵民朕惟卿明允篤誠世濟忠孝

主於西陲藩屏帝室多歷年所英聲流聞今至
於茲殆朕德弗類嗣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
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鄜延路帥臣韋跣
繳到卿國檄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搆兵起於
誤聽檄書初言中國失德數事皆曩時大臣誤
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朕克己求治以
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靡之具一切屏去蠹國害
民之臣咸已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
正人使之歸所見京城整飭兵甲修治樓櫓疑
有奸臣變亂此乃隄防金人之故豈有他弍終

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救援以此知卿忠義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於過差之辭朕初不之辠也公牒言國書之寶與舊不同此乃有司用寶差誤已重竄責凡茲細故朕既釋然卿亦宜亮夫金人以蕞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卿哉孫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皇弟肅王在其軍中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前遣康隨鄭惟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卿宜釋去疑慮撫諭將士抽迴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賜朕何愛

馬今遣武功大夫王佑武功郎馬持告諭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金主書靖康元年斡離不邀割三鎮既退兵三鎮之民為朝廷堅守誓不從虜主命草書與虜主道意

靖康元年五月姪大宋皇帝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菲德之居東宮十有餘年矣通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機之煩遂議內禪肆及眇躬膺受大寶惟懷永圖顧修隣好而兵革擾攘未遑致問其為懷企何可勝陳言念往日遣使海上

通兩國之歡信誓昭然金帛之輸未嘗有缺誠
謂世守茲盟無有携貳而皇子郎君乃捃拾細
故敗棄舊約因叛將藥師以兵嚮導虔劉邊隙
深入畿甸乘中國之不備遂肆憑陵誠非所望
於善鄰也城下之盟蓋緣輔臣怯懦失計重鎮
寶貨一切惟命皆出要盟神所不臨豈復可用
而况還師渡河刼質肅王已復渝約勤王之師
百萬集於城下將士憤怒咸欲邀擊徒以肅王
在軍之故深戒用兵使得全師以歸而皇子郎
君肆為滛暴屠僇良民係累婦女焚蕩室廬不

可勝計緣是之故三鎮之民皆出死力為國堅守雖朝廷號令有所不從此乃軍前失信之所致也重念頃者道君太上皇帝與大金皇帝歡盟相得之厚既滅大遼分燕山之故境以歸中國累年於茲中國未嘗得粒粟尺帛之助而漕運之勞金幣之費不可勝計今燕山陷沒既渝前約又欲併取三鎮之地使敝邑無以為屏翰是豈大金皇帝之旨哉且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坐受本朝宰臣親王之拜敗盟棄約妄起兵端黷貨無厭求取不已有一於此豈人臣之所

當爲敝邑無辜橫遭屈辱以大金皇帝之聰睿
仁慈寧不諒此遠特英明敢以實告前日皇子
郎君割地求賂廣有要索敝邑不校悉皆聽從
彼此非誠人情不遠誰不知之欲尋往日之盟
以結兩國之好使兵革不用生靈休息莫如度
其所可行者重結盟誓以信守之昔我烈祖真
宗皇帝與大遼盟于澶淵百有餘年未嘗少變
天祚失德不可振起乃至于茲大金皇帝儻垂
英察使燕山歸於大邦三鎮安於敝邑各得其
所保茲舊疆信使交通歲幣修好傳之永世爲

子孫無疆之休顧不韙歟謹遣使人往布誠悃儻或見允願示佳音所有黏罕國相軍馬見在河東亦冀召還以篤和好有少禮物具如別録中夏炎蒸遠祈保毓

勑榜詔 高宗建炎初元

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函夏百有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内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適金人之入寇挾詐

謀以款師待以不疑墮其奸計神都失金湯之
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叔伯
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亦古未有
是用夙夜震悼朕心念父兄幽辱於虜廷憫生
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
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於艱難以
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
久尤軫朕懷當時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
調發之煩誠可嘉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
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更改潰兵為盜因間虜

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
新贓吏為奸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
遣使按治寘於典憲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
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已往智謀奇畫之人
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斥奸回協成
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虖天下之士大夫未忘
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顧論
於夷狄當協力以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
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
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諭武臣詔 建炎元年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為奸靡所不至實為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以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濶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

撫諭河北河東詔 建炎元年

勑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将師忠義軍民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来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内禪海内欣戴日徯治康而朞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奸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子女公私財力為之耗竭乃始刼遷二聖中宮皇族尊幼中外姻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師臣民推戴迫以大

義入繼大統重念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郡審問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摧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刼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師以

為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将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勅牓獨留中原詔 建炎元年

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重熙累洽

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金帛子女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師及河

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元祐太后津遣
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留中
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
天意昭荅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
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
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
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有疑慮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勵士風詔

朕觀古之為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

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敎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傾覆而仗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攘夷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稀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疾病爲辭訟擻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

逭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報而東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恥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将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遷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為多士萬世之戒矣其自今已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態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誡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朕祗紹丕基撫有方夏勵精求治興事就功皆以利安元元為本深懼州縣之吏不能承流宣化達於吾民建置監司分道按察或總漕計或司詳刑或掌常平之政或專學校之法職雖不同而所以按察州縣其任一也方其出使朕親御便殿以臨遣之及其還歸復使進對以盡諮謀度詢之義視遇之禮亦已重矣庶幾德意志慮得以下達而吏之臧否民之利病不壅於上聞內自畿甸外薄嶺海萬里之遠風流而令行

德洋而恩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以底太平之
盛而監司未有卓然修舉職事稱朕意者其故
何耶令州縣之間貪吏依勢以侵漁姦吏舞文
而巧詆無宿道向方之志有背公營私之心法
完令具布在方冊而吏惰弗虔荒失詔命使元
元之民不被其澤良法美意殆為虛文而監司
曾莫之恤惟以簿書期會為急務蔑視寒士据
摭細故以塞責而彊禦權勢之吏贓汙貪藉恬
不誰何夫監司朕所以寄耳目之任也失職若
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厥職按察所部

凡姦貪惰慢之吏曠職失守違法害民徇流俗
而無享上之心者悉以名聞當議竄黜以為羣
吏之戒其或附下庇姦畏避不舉得於訪聞罪
不汝貸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朕撫有方夏敉寧萬邦蠻夷向風稽首來享蠢
玆西戎昏迷不恭敢鞿大邦誘逋逃之臣率犬
羊之旅騷擾疆埸虔劉邊陲裒兇鞠頑曠誅積
稔神怒人憤勦殄有期爰命虎臣徃行天討惟
爾六七帥臣實分閫外之寄為予爪牙整我六

師修整邊備奉指蹤之略遵制勝之謨靈旗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爾其振勵士氣奮張軍容繕甲兵具卒乘明號令信賞罰同士卒之甘苦習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虜目中使戰必勝攻必取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肅清一方掃蕩巢穴流沙瀚海歸輿地之圖元惡大憝正藁街之戮以攄宿憤大震天聲時汝之績不其韙歟其或不恭邦有大刑朕不汝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一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論上

灾異論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陵崩隕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五石隕墜六鷁退飛鸜鵒來巢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者所以記異也書水火之灾雨雹大雪震電晦瞑多麋有蜮饑旱螽螟有蝝所以記灾也灾異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為之說是邪非邪曰孔子之所以

書之者是也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何哉
天地萬物以人為本庶政修而萬事康得治之
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
悖其宜事失其叙有亂之理則見於天者日月
薄蝕彗孛飛流雪霜風雨之不時而反時為災
者天之變也見於地者山崩川竭水火為災震
動陷裂而反物為妖者地之變也見於物者羽
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恠螟蝗螽蝝蟊午並
起而稼穡卒痒者物之變也聖人必謹記之使
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省以銷去之故曰孔

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痾眚著於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為之應某異見則某事為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濶而難信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然哉主張翕闢亦有司之者耶曰通上下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於此而祥異見於彼猶影響之於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胡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色見於面目達於氣

體可視而知可診脉而得其本在於腑臟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腑臟而疾病可痊善治者修其政事而災異可弭故堯以水而儆予湯以旱而責躬太戊以桑穀而修厥德高宗以雊雉而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而懼太宗罹蝗螟之異而憂皆能弭災異而為和平身致太治豈非畏天戒之明驗乎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附會為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其說以為天地與物之變咸其自爾吾無與也何足畏乎遂使人主樂

聞其說不復畏天而無恐懼修省之心其為害豈淺淺哉夫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論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與嗟嘆而三賀之至于天地萬物之變則恬不加恤以為未嘗有災異焉其亦異於聖人之意矣作災異論

制虜論　此金人初起童貫王黼欲結金以共亡契丹公知其不可故作此論靖康之禍抑何其燭照數計也白言與夷狄共事未有無患者也可謂要言不煩

夷狄之為中國患也惟北虜為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恬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彊忍難屈眞中國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寖彊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

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
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甚厚然
匈奴為邊患不衰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為嫚
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
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
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
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
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
古名將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

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遂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幕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追孝宣世值匈奴藉阨之運五單于爭國饑饉薦臻畜產殆盡於時權時

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繇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未易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向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强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剗平得良將帥

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巨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将勁卒邀其歸路則匹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将勿追而契丹得以完師出塞戴德讋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為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

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並
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
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御夷狄之全策惟本
朝為然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
士每為扼腕今幸其種族離叛畜牧凋耗人卒
羸弱北有女真以為彼擾東有高麗以為我援
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境成祖宗之
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
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
使者還報以為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

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
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
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為之
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
真之不為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
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
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
養之為不足一日壞之為有餘動而擾之則易
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結而
北陲之不復安舉未必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杜

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治者必有智勇之
將帥必有精鷙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
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罰無是數者而
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
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
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殲將者皆
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鬭可乎吾恐
二虜合而為中國患非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
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
者若蜚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

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雄霸以達畿甸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為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

禦戎論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凉靈武瓜沙甘肅銀宥之地百有餘載乍叛乍臣為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於內介胄之士用命於外虛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飛芻粟曠日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

故境制其死命而劉平徐禧劉法之徒覆全師蹶上將往往而是夫蕞爾數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泰山壓卵然而用力多見功寡者何也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規者大而我所規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師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糗糧之蓄不廣錢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善

者六也嘗試論之夏人每入寇必聚兵於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城寨虜人畜動輙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帥各以其兵入力散勢分不相為用彼方虛城清野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全力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於必死此前日熈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故邪夏人非有高爵厚祿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鬭耐饑渴其視冒矢石蹈鋒刃死行戰若談笑然

故能驚邉徼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制御而吾
之師獨土兵熟戶藩漢弓箭手為可用耳至於
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鼙之聲見旌旗之色
流汗股栗已欲畏兵而走況可與之臨陣接戰
以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則強者亦與
之而偕潰此黥布之所以破楚將也豈非彼士
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邪夏人之法
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盃酥酪數斤其
賞之如此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
領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鬬輕首級而不

爭乘利逐北多致大勝而吾之法每得首一級
則轉一資賞帛有差戰士知首級之為貴也兵
刃既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必下馬斬首久
而後得奔北之虜已鳥散而遠遯矣以故吾之
勝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規者大而我之
所規者小耶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叛亂
弱則請和叛則利於擄掠和則歲賜金繒故數
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彼
益深謀遠慮常為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和
附無預備不虞之慮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

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之所圖者久而我之所圖者速邪古之將帥付以閫外之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鈍則蟠見可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殺可專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罷易故能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樂為之用今則不然為帥於千里之外而受制於九重之中見可欲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難矣此不專將

帥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将與士卒之最下者同甘苦百里之内牛酒日至激以忠義礪以爵祿不幸戰殁恩卹備至生無饑寒之患而有信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毅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野而不辭今則不然将與卒遼絶而不相知廪賜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殁於行陣則以逃亡為言賻贈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如是而欲責其仗節死難亦難矣此不振士卒之氣其弊二也國以兵為本兵以食為天鼂錯為

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國亦
言積穀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惟失此策故虜
敢為逆繇是觀之欲強兵以制夷狄未有不以
穀粟為先者今自陝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
古之所謂天府也豐歲粒米狼戾有司窘於錢
帛無以廣糴凶年軍食不足率取之於民至于
白晝持梃羣起而擊縣令者又行坐倉之法士
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廣糴糧之蓄其弊三也
往歲陝西鐵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鐵錢寖輕以
二當銅錢之一自東南夾錫錢罷不行悉運於

陝西物價翔踊而錢益輕凡二十而當一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一千者纔可以為銅錢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於公鬬不可得也不為之制則物重錢輕其弊無窮遽以法平之則商賈不行而交易之道廢未見有良策者又解池之鹽不假烹鍊而自成其利日為錢一萬緡以歲計之凡三百六十萬緡可以支陝右兵費五分之一自東南末鹽行於西北而解鹽不行塵委山積坐失國計每以調度仰給朝廷帑藏為虛亡有窮已此不通錢貨之法其弊四也

古者賞不踰月罰必當罪治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甚盖驅民於鋒鏑之間欲人自為戰非信賞必罰何以使之令有躬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僥倖之人策功殊列偏裨失事主將逗留怯敵者未必罰而一有小利則張皇其功尚何以使戰士知所勸沮哉此不明賞罰之令其弊五也王翦之伐荊非六十萬不行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為積歲計盖其攻守之策素定於胷次利於速戰則必盛卒徒以臨之使功無踰時役不再籍利於緩守則必

屯田積穀坐省饋運以待其破弱然後一舉而
滅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今攻守之議初不先
定平居屯戍閑口待哺仰食縣官其費不貲一
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筭徒浪戰以僥倖一時
之功是以西鄙用師積粟十年未見顯效此不
審攻守之議其弊六也六弊如此又加之以行
師之道不善於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區區數州
之地敢讎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曠
誅積稔無足怪者為今之計莫若反此必欲征
伐使伍路各守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

以精兵數十萬齎數月糧擇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則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以為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聲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戰勝之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卻敵破陣為最帥論諸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推賞則吾之所規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峙糗糧繕甲兵習於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師而不邀功於旦暮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者既

備而又委任將帥許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卹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實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必素定而不出於臨時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令夏人雖屈膝請和然戎狄異心強則復叛及是時宜思所以制御爲萬世慮者搢紳之士不可以不講也

理財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教以明禮義爲本政以足財用爲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二者相須以成體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則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財以義制三者相為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之職掌於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節之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用下以制百官有司之祿以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饔飧之禮其餘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式法具

焉官有常職國無暴征上下具足禮樂庶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為出後世以宰相兼錢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廪祿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邊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裁制之蓋得周官之遺意故嘗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產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

年而無饑寒匱乏之患苟不然人人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山煑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為不多也然而比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於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宰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內之賜予燕遊玩好應奉外之營納力役邊事河防各有主之者隨意所欲莫敢誰何以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雖使菽粟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丘山亦安得不為之匱乏也為今之計所以理財者如

之何而可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煩費而量入以為出庶幾乎其可也

理財論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患無財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說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遺利則國用足矣殊不知自漢唐迄今日取於民者已竭又欲以法籠之是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欲盡奪之而後已也古者取於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諸侯專利以自
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何其徹也至秦收大半之賦頭會箕斂民不聊
生豪傑並起而亡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殖
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往往弛租稅以寬
民力武帝外事四夷內極奢侈海內蕭然帑藏
空虛調度不給於是舟車有筭榦鹽鐵制榷酤
告緡錢以足一時之用而後世因之遂爲常法
唐初以租庸調爲民賦之制其後罷而爲兩稅
又制茶法取於民者其條益繁孟子曰有布縷

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之民征於三者之外已不可勝數於斯時也又欲設法以籠之使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盡奪而後已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夫理財以義爲主理財不以義而以法度之威臨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斂揞克而民益窮非社稷之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於此有道焉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煑海採山鑄錢是也山海者天地之藏王者所擅而有者也取之不竭用之不旣以法權之使運轉流行

而不窮則其為利可以與天地相𢇁也何哉民自生齒食鹽與茶與穀粟等而錢貨之法上令之下行之不可以一日無也齊以鹽筴富吳以鑄錢強自唐以来茶助國用者十居一二講究其法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理財之術莫大於此夫茶鹽者天下之經費也異時官運收息郡縣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郡縣也比年走商賈實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朝廷也在朝廷而以其半供御府以其半助版曹猶之可也至於悉入御府則天下之利源

竭矣若夫鑄錢之利則所謂毋權子子權毋者其術有可議焉但當養信使民不以廢興之數為疑耳釋此弗議而欲聚斂掊克與民爭錐刀之利亦可謂不知理財之本矣

理財論下

議者曰邦用之所以匱我知之矣爵祿濫而冗食多耗蠹使然今若罷冗局省吏員一切務為掊斂之計則邦用可以不勞而告足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觀其小而未觀其大也蓋比年以來耗蠹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曰營繕二曰花石

三曰裂造四曰力役五曰賜予是五者虛國罷民之本而糜費之大者今為掊斂之計而不敢及此是不務其本而務其末不節於大而節於小其於邦用果能有所補邪易曰甘節吉又曰苦節不可貞中則甘過則苦今一切掊斂不務中制至於太過而苦亦非長久之策也夫官吏之冗固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不失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員多闕少既不足以容之今又一切罷使數千人皇皇然無所歸宿可不為之念慮哉為今之

計莫若於營繕花石製造力役賜予糜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員闕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一家父兄之所以自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朘削其子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可得乎此不可以不察也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為姦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

非能副其民之望而國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
爲姦亂之臣之所深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
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而憚宮之奇陳
平爲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
昧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反間其君
臣破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則曰
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大將軍如發
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劾
赤心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
明主爲能不爲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奬之故

隨侯聞季梁之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武帷汲黯為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宮之竒去而虞爲晉禽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氷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

安之世少而危亂之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待者重而去就輕於廢興曰有命於得之不得曰有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誠足以任人則君子必不與世競進而自樂其道非特如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己而從人必使繇於吾之規矩準繩之中逆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勞類非中材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尤易捨而難合也至於小人則不然其自待者薄不顧禮義廉耻而惟利之為從富貴爵祿決性命以爭之故不得

於其君則已一得於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蓋其
操術必有小忠以結其主之知必有秘計以中
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燕安為之餌屈
己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暱以知其動靜而
迎合其意故自中材之主鮮不惑之及其得志
則傲然無所忌憚排擯忠良援引黨與豐己殖
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恬不加恤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
敗而後已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
者此小人之進所以為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姑

取漢唐以來用小人之効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私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如所言後果有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賞勞尤厚顯以故能譖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之屬皆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宗結

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邪高宗欲立武后許敬宗李義府揣知其旨朝獻策而暮進用乃與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而國祚移此豈非以秘計中其主之欲邪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也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賂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明皇任之不疑深居燕

適沉蠱衽席而致天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恃內援與祿山爭寵謂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祿山既叛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險拒之而國忠疑其反已且誅君側之惡從中督戰翰遂以敗及陳元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無及矣此豈非必至於家國俱敗而後已邪德宗奉天之變起於盧杞故涇軍之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召禍挺亂皆杞為之既狩奉天姜公輔請挾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

反而泚果為涇軍所立渾瑊請道乾陵掎角以破賊杞以謂驚動陵寢請道漠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幾殆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已即譖奏曰懷光勳在社稷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事機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宗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而德宗念之不衰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也泌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而陛下獨不知乃所以為姦邪也此豈非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

念之而弗釋者邪嗚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澹然無欲而明足以察之使小人無所施其巧庶幾乎君子可進而安治可期也詩曰譬彼飛蟲時亦弋獲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深戒之哉

論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周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至則保身之術疎是二者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惟君子為能勝己之私而公生明故所

見皆遠者大者惟義所在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於謀身而身常安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於蹈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於自營而私生暗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於已之為從雖區區欲保其身而常至於不可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得而茍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常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而小人可以備役使苟倒置之則必至於敗亡者非其材智之不足心術使之然也趙

高之於秦也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亡而族亦誅虞世基之於隋也亦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煬帝亡而族亦不免於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哥舒之敗懷光之反禍雖在國而未及於己使哥舒反旆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己且受其害故安爲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

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曾不知不利於人亦將不利於己害於國亦將害於家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其眞知言歟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於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於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旣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旣至而猶不起焉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

未嘗力耕耘而望歲於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於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非常之變故必察事理之將然力爭而救止之雖至於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吾君聽之可以轉危亡而為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於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於無可奈何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君子亦無憾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間漢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之祥與

夫漢二百年當再受命知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於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鳳遂死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間唐故使之蓄於宮中而為之兆其秘讖之所載李淳風嘗言於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無忌郝處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復深論之將使之草廢

詔而不果竟以所死中宗既廢而武后因以韋
唐向使成帝感悟劉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進
用宗室必無王莽篡弑之禍高宗感悟褚遂良
上官儀之言不立武后雖已立而廢之必無武
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於得罪以死而卒不能
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
以天廢人也君子以為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
而一切歸於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
之言則笑之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
後世之所以人事不修而悉委之於天也欲無

危亂得乎

論兵機

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機機者時事適然之會而安危強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強失其機則安必危而強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行之者為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於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相拒於官渡也紹兵強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粮乏將退師荀彧曰不可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破紹而定

河北其後既得荆州敗劉備於巴丘矣使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略則孫權不得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昭之徒亦勸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為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曰操兵遠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協規同力以破操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遂合兵以拒操於赤壁乘風縱火焚其舟檝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然則所謂機者國之存亡所

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語機而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於袁紹備勸劉表使乘虛以襲許昌表不能用其後悔之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若備者眞可與機者哉

論共患難之臣

勾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成于吳而卒報之越既滅吳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夫種曰越王之為人長頸而烏喙可

與共患難不可同安樂弗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勾踐果殺之其後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患難至於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為而不可惟其處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子胥以屬鏤而項羽之疑范增至於疽發背以死二臣死而國亦亡所以深可悲也夫架情危論可以知公之所處矣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入寇郭子儀單

騎見回紇於涇陽復修舊好遂破吐蕃於靈臺唐室以安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賛之辭爲之請盟於朝德宗命渾瑊會盟平凉而虜刦盟瑊僅以身免官屬皆陷二者皆出於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料敵而燧瑊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爲回紇所畏服懷恩以其死紿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已愕眙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纔萬人而虜衆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其願見從數十騎免胄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

舊歡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此非特至誠足以歷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賛者其計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瑊耳不去之必且為吾患故縱反間以動晟甘辭厚幣因燧請盟以刼瑊而燧不以為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得徐守光而不知結賛之為詐故決信之若瑊者但以奉詔為恭而不能料虜之可否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虜不可盟德宗弗用也既而三帥皆罷如結賛策自古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為

害者也此宋人之所以為金虜愚也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婁敬脫輓輅說高祖以都關中即封為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皆言易擊復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徃見羸弱此必欲伏奇以爭利不可擊也高祖以為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城之圍七日而後得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使十輩言可

擊者矣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客有韓生者亦
說項羽以都關中羽不能用一言不遂即斬之
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
曹操征烏桓羣臣諫之不從引軍出盧龍塞道
不通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旣還召前諫
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徼倖雖得之不可為常
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而
袁紹之南攻田豐說之曰曹操善用兵雖必未
可輕也不若以久持之今決勝敗於一戰若不
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懇諫紹以為沮衆械繫

之紹軍既敗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當幸其言之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操安得不興而紹安得不亡也蘇軾有言為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之頗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

王之國除而卒歸於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爲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爲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強侵弱大并小僭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

賦甲兵皆歸之於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疆理天下為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於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於衰微猶使強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

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家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呉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禄山史思明叛於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黄巢起於嶺表秦宗權起於淮蔡為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其毒者而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来有之則封建之於天下優於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

侯而不寧蓋封建宜於草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於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於安史盜賊蜂起不減黃秦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合封建郡縣而為之者也於古有稽於今可行救今日之弊舍此亦無術矣

論下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寶末祿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既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繇是方鎮相望於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

師至德宗時朱泚亂關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黃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犄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於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三叛之而朝廷遂失河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交則逐帥帥殭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繇於士卒以邀命於朝而天

子一切屈已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宗任李
德裕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
來唐之號令幾於復振下迨昭僖之間唐室微
矣巨寇飈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靡
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於亡者授任失宜而
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國家鑑唐之弊
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邊諸帥不
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祖宗
德澤浹於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於四夷無大
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

戴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寇長驅中原邊師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風遁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已陷兩河擾關中蹂踐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間竊發者往往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

捍大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之所慮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

論兵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為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衰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有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為近古府衛之法壞變而為彍騎彍騎之法壞變而為方鎮之兵至五季

始盡黥以為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於汴無高山大河之阻其勢不得不以兵為強故天下重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邊郡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將兵有不隸將兵當熙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之師萃于京畿者三

十餘萬其大半皆民兵而朝廷不復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東西合十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令西北既復為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制莫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復隨其宜剗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明其勸沮假

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三副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覲

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
成卒二萬不稟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
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而李德裕之
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
癈瘵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料擇州
兵之任戰者癈遣獰耄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
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犀利率
戶二十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
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
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

聲突騎總十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繇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寛其銜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錢帛於京師州郡租賦僅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者今畿甸之兵寡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養兵之費損上供之數以給胡為而不可事固有當因時而變通者正此謂也若夫團結民兵人見巡社之法不可行遂謂民兵之不可用此大不然巡社

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正當斟酌其宜使民樂於從命耳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部將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靜進退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

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令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與之鐵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策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不立師於是九節

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此為宣撫河北時節制不專而發也

論將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𢧐難卻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竈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

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
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羣共
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為將而起與士
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
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
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
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
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
可得也譬猶敺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
之色則渙然離矣况可望其殺敵之功武韓信

之下井陘令背水為陣既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令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為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為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

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
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
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其所將
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
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為名將而募
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
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
能以恩意撫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為則
又疑其以私恩取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
亦難哉為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

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乎此靖康中公所以來唐耿之讒也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蓋亦各有所長觀肅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險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輦致其母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晏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

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以
爾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
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

論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難已平追
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然其所以不亡
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
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
從之故興元戡難爪牙宣力而贄之助為多則
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

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況德宗中人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欽高二宗在危難時亦不能用公此公之所以思爲德宗用也

論節義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仗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人君有以崇獎而激勵之使知義重於生而不難於處死然後可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

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蹈危亡以圖安存而捨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能為故孔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利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閹官則從閹官利在夷狄則從夷狄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可勝數方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悅可人意及其臨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視其君

如路人然況肯履刀鋸蹈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之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為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臣許之安祿山反河朔皆陷明皇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聞顏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其後歸朝峭論鯁議為奸臣所擠殞於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

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爲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莊周謂外物不可必故爲人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干剖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昬亂有忠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也夫忠與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在人者何可必哉惟其不可必此

所為外物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親雖不我愛而盡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我信而盡其事君之忠者忠之誠也使親能愛其子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治即忠孝之名不立惟其孝而親未必慈故家有不和而孝子之行彰忠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臣之節著然則為君親者可不監哉

論荀彧

荀彧去袁紹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勸其定兗州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皐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略許之操既得志欲歸功於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彧自殺范曄取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為教盜穴墻發櫃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

忠之必篡唐也為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梁客將張廷範為太常卿而樞執以為不可全忠怒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為小者尚不從我况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彧之於操正類於此若彧之智略豈不知操之奸雄必至於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為阻而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為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是為慊史謂彧忠於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

論其心之過也

論與夷狄同事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凌蔑中國無所不至僅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使由海道約女真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有靖康之變虜騎長驅至今爲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既借其力與之圖事則必有輕

中國之心情寔既露為彼所料則必有窺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此所以必為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夷荒服其來則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況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從王之深戒其從宋又借蒙古之力以滅女真而宋卒不祀且使從古帝王所治之中國胥而為狄公之言何其驗而宋之君臣又何憒憒也

論盜

危亂之世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

為盜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為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仇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于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多招徠羣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使遵我紀律而聽我驅策則用盜賊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

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忌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利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斯術矣公後宣撫荆湖悉招徠羣盜而用之卒得其力公之言無不可券諸行當時不用俾後世覽藝者鑒焉此亦千古之炯鑒矣

論變亂生於所忽

敘古今變亂如指諸掌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侯置守隳名城殺豪傑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於前吳楚七國變於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絕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為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

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閹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於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韋楊氏乃以女寵扇禍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鑑藩鎮之弊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為歡隣西制夏人

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於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摹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為變故者皆出於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不可以人力為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於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蓋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

太公為政於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弑之臣周公為政於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有陵遲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患禍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自古帝王興於西北者多能兼并東南而宅於東南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并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取長安遂定海內本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如拾地芥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電掃得洛得關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以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戰國之兵皆

仰關而攻秦說者謂自關中下兵如建瓴水夫是以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強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上產健馬便於馳逐精甲利兵強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陳舟楫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為之時而不為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聽納之君因時定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

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賛之高祖即日駕西都關中而不疑也

論孔文舉

孔文舉志廣材踈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海内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豈非以其氣足以蓋天下乎其為北海相為盜賊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州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譚笑自若既還許都雖曹操之奸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如嘲論鯁議屢

沮其謀嘲誚躪蹀略不為之下故議馬日磾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肉刑之不可復則比之斮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氏賜子丕也則誚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其討烏桓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也則不俟朝服詣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書抵操爭之尤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

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融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比之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雖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不其然歟若融者真所謂乃心漢室以身死之而不與曹氏者也彼荀彧之徒方奴事操之不暇後雖飲藥自殺乃其用意大巧不得已而然爾豈可與文舉同日而語哉

論治盜賊 王言抄論此今日對証之藥也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痰涎夫痰涎乃吾之真氣所以為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膈之升降皆以津液為本至於聚而為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為邪氣之所傷內為寒熱之所薄而致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為本至於散而為盜賊則必失於拊循而外為奸民之所脇內為饑寒之所迫而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

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將何以息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

是盜悉平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論形勝之地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為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

而守之以冠恂皆深根固本為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以先定兖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為法乎至於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

[illegible]公建策謂巡幸之地關中為上襄鄧次之此其靜觀者至熟也謀臧不從竟成南渡以迄于[illegible]航海也悲夫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棲於會稽范蠡勸其早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霸蠡以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己以謝項羽深交項伯以脫于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

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以爲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羽之時不因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導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遊而韓彭盧英皆被菹醢雖蕭何不免縲紲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此憂患之言也其得于學易之後乎

論秦隋勢之相似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
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至隋
文帝然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
材大略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於
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
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
窮然而身沒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
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
之具不知其子而付托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
秉本執要元首叢脞則萬事隳墮此不易之理

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為明以苛為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己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天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為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不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

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爲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内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爲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畧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玄感李密倡之羣盜蜂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治之恵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繇所以爲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爲藩屏資其犬牙磐石之

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百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為天下之所以戰鬬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子弟為匹夫內有奸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為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臨大節而不可奪

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始皇有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為璽書召之而付之趙高故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子勇聽讒譖而幽之臨終以廣無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煬帝得肆其毒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

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秦隋之所以興亡漢唐之所以相繼無一不合豈氣化周流有自然之符耶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強而示之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

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亮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撓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

則強反以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宋之勢弱甚矣能轉弱而強者惟公惜乎宋之安于自弱也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泥水之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荆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為策若岑彭之攻

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為策若周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躡蹙之其機在少譬猶蹙巨石於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為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非衆其力則不可兵之以速為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兎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兵之以遲為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搏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

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黶之嘗秦軍以多為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遠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遅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為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寔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之為巧也孫臏為齊救趙而引兵以趨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減竈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銳倍日并行以逐臏此未為巧而能度其行暮當

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火舉俱發而破魏軍
遂殺龐涓此為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
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
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
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為巧而能度其空壁遂
利先出奇兵二千騎狙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
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泜水上此為
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
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以為不可恂不聽遂
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

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将皆
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来辭意不屈必
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
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
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
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
賊必使刼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来
左右竊惟其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鐵
騎刼取光弼不然無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

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遇貳者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惟其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然則兩軍相持不計強弱虛寔而浪戰者欲無敗難矣況能立奇功哉

論交深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

交太深則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其窮居結刎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黶陳澤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鄗北卒斬成安君泜水上故其交之所以深者乃其相滅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於班氏東漢成於范曄三國成於陳壽晉宋至隋成於唐唐及五代成於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略審否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者豈非以其是非取捨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以取信於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没善不隱惡而褒貶無

所私也當其時作史者或由於喜怒或出於愛
憎或有所諱避或為之假借而是非取捨不能
不容情於其間則奸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
退者未必褒君子為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為是
小人為惡而得時者未必以為非此乃其所以
多廢而不傳也至於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愛
憎之情雲散而烟滅然後公論出而是非取捨
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借之私奮直筆
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而不足以害其大公
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以其備良史材

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於人心而合天下之所謂公論者焉且古者天子不觀史而自唐以來始進書又以宰相爲監修官而欲取信於後世難矣哉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